

# 大竹海守林人

# 常回老家看看

□ 凌亮

□ 梁晓明

浙江安吉县的大竹海是李安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景地拍摄点，那竹子漫山遍野，铺排而来。一有风起，群山竹林喧嚷，竹林起伏奔腾，真如绿色的大海一般。而且奇怪的是，满山翠竹，竟找不出一株树影。小时我每年经过大竹海（那时叫幽岭），都认真仔细瞪大了双眼，但就是找不出一棵树！哪怕如手指般稚嫩的树苗也杳无踪迹。

几十座山头，高高低低，左辅右展，从上到下，全是竹子！竹叶清沥，各自翻飞，而且一面青一面白，青白交替，不时变幻，气势大了，便煞是好看。

2004年，我与何新（其时他已在上海电视台）及梁健一起去大竹海为《中国先锋诗歌》电视专题系列片取景，拍至山腰，梁健兴起，摸出腰间金属钥匙，寻一株最粗的竹子，歪斜地刻下：“中国先锋诗歌摄制组”。梁健书法不错，但竹面硬滑，书法艺术便不得大肆舒展。

正遗憾，突从竹林土凹中跳出一破衣烂衫的中年瘦男，大喝一声：“罚款！”其时山林寂寂，这一声大喊，罚款真如虎豹之音，我等被吓，梁健更是全身一阵哆嗦，金属钥匙便脱手而出。

俄而清醒，便问为何罚款？破衣中年瘦男傲首仰天：破坏环境！损坏公物！一个字十元！

哦，明白了。中国先锋诗歌摄制组，一共九字，九十元。

但梁健抬头一看，忽然咧嘴笑了：嘿嘿，最后一个“组”字未刻。

“那八十元。”

此时情景松缓下来，我与何新俱雅，雅，不能雅，更不美？我便上前递上香烟，不想招来更大训骂：“不能抽烟！”

我嗫嚅而退，望着他的穷寒衣衫，

心中感慨：偌大竹林，山峦寂静，外无一人，他瘦小个子坚持真理，独对我等三条大汉，竟毫无惧色。真可谓“不畏强暴”之典范了。

我刚退，梁健又嘿嘿而上。你看，梁健操起了本地方言（梁健本为安吉人）：我们是老乡，能不能打点折？一个字十元太贵了。要不，一个字五元？

听梁健此言，我和何新不禁对视诧异：知道买菜可打折，没听说罚款也可打折。这匪夷所思的念头也只有梁健能想得出来。而此时我们明白，这梁健的心情已经好了。果然他悠悠悠悠起钥匙，走上去说：你看，我们不要发票，给你五十，你可以买点老酒，你一定喝酒吧？我也是安吉人，递铺的。商量商量吧？

瘦小的执法者显然喝酒。他接过五十，再喝一声：你们算便宜。那年

新加坡人，我罚了他们两百！

是，是的。我们一起回应：一定是新加坡人不对。他们一定刻了很多字。

不对！他说，二十个。二百就是二十个字。

对，对！你一定不会多罚，很正确。

临走他再叮嘱：不能再刻了。奇怪的是梁健，竟然又赶上一步说：你看，我这个“组”字还没刻完，不完整，要不，我把这个“组”字刻掉，这个字十元。怎样？

“不行！”他大怒！

“不刻，不刻。你放心，他开玩笑的。”我赶紧补充。

他走了。望着他的小小背影越过山梁：“吾乡的人民，多么可爱，纯朴。多么坚持真理啊。”我不禁感慨（我小学中学在安吉度过，故也自认是半个安吉人）。

我的老家在百里之外的乡下一个叫“凌村”的地方。父亲去世后，老家还有哥哥、姐姐，父亲母亲的几门亲戚和几门近邻。他们让我对老家滋生起无尽的牵挂，清明回去祭祖，正月回去走亲戚。一年一年，故乡成了每一条温暖的河流，日夜在我的心头流淌。每到春节，我们像鱼一样，从四面八方洄游到故乡。短暂相聚几天，然后五道珍重，各奔东西，年年如此。

我许多文字是写老家的。远远不止拙著《一个人的故乡》里记载的那么多。自从我离开老家来到城里生活的那一刻，我估计我这一生都要背负中国式的老家情结了。而且在我的心底，愈发葱茏蓬勃地生长。有个朋友看了拙著后，给我一个简短而准确的评价：“裸体”的漂亮。是的，我不掩饰我平淡的经历和我质朴的情感，在这些文字里，我向所有读者真实地描述了我的出生，我的成长，我的家庭，我眼中的一切，包括乡下老屋，乡村河流，乡村茶园，乡村夜晚硕大的星斗，乡村过年的习俗等等。我甚至和朋友说，给我一支笔一张纸，我能将整个故乡八九不离十地画出来。因为，我对我的故乡太熟悉了。我相信，和我一样从乡村走进城里的人，从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离开的人，一辈子都要和老家纠缠不清无法割舍的。于是，回家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。每逢节假日，我们时常去温习，时常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。

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老家可回的。有的人老家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，有的人老家在哪里没有了亲人。对于那些无法再回老家的人来说，他们或许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回老家。特别在春节来临之际，不管身在何方，居在大包小包的异乡，人们总要拎着大包小包从异乡归心似箭地赶到老家过年。回到家，看到久别的亲人，看到沧桑斑驳的老屋，看到儿时熟悉的一切，心就安了，乡愁就放下了，仿佛灵魂也找到了归宿。

我记得父母在世的时候，回家的路，我走得格外亲切，格外勤。父母走了，一时感觉家就散了，牵挂少了。回家的路，似乎变得有些陌生了。曾有那么些年，那么些时候，我甚至不想回老家。那么老家现在告别了贫穷，变得富裕了，变得有些认不出来。但我的心情常常因为他

们的为重而过得异常常艰辛而莫名的沉重。就像从异乡回来写《凌村》里写的：“我先前一时尚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，无所谓的生吗？不三三，我错了。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，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。我们在那么庄严忠实的生，却在自然上各担自己那份命运，为自己，为儿女而活下去。不管怎样活，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一切努力。”

二十多年来，老家的人们，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，一年一年，春节刚过，就开始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挣钱，在农村盖起漂亮的楼房，让孩子安心读书，让老人乐享晚年生活。你只要和他们交谈，你就会发现，每一栋房子背后都是一部艰辛而又幸福的奋斗史；每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身上都凝聚着父母毕生的心血。面对这些，我又怎能不为之动容？又怎能不为之动容？他们“可怜的生”？我感动得哭了！这又激起了我回老家的冲动。回老家这条路又变得格外亲切起来。

在得知侄子正月初六要去芜湖上班，嫂子初七要去上海打工芜湖，我们一家三口挤出时间正月初五从城里赶到了老家。中午在本村的四姐家吃饭，一大桌人谈笑风生。四姐勤劳贤惠，大姐夫聪明能干。他们勤两个孩子的成长成了大学生，还盖了一栋三层楼房，买了两辆车。晚上在二舅家一边吃饭一边聊着新年的打算和村里的变化。侄子前年大学毕业在芜湖一家公司上班，去年在单位因为工作出色，工资连涨了四次，另外，还在芜湖忙了一套房子。虽然他们看起来比老魏忙碌辛苦得多，但丝毫看不出对命运的抱怨。生活在他们眼里就是脚踏实地的奋斗。做父母的，为了子女，为了生活，从不逃避应有的一切努力，而成为父母的骄傲；做子女的，为了父母，为了生活，从不逃避应有的一切努力而成为父母的骄傲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还需要过多的解释吗？

如果不是回家，如果不是面对面交流，这些年老家的变化又如何感知？尽管在新时代大潮下老家的变化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但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在提升。回家，常回老家看看。我不再拒绝，不再逃避。老家是那一方水土，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。今生今世，回家的路还很长很长……

# 绵绵黄山情

□ 萃英老鼎/口述 张科/整理

陋室珍藏着一张36年前的“黄山游览证”。日戳：1982年12月2日，编号：001458。此证长17厘米，宽9厘米，对开四版，白绿相间，制作精美。封面有烫金的迎客松和“中国黄山”“黄山游览证”等字样，封二是“黄山景区管理规则”（6条），封三是“黄山游览示意图”，封底为“登山须知”（五条）。

每当看到这张游览证，就仿佛回到6年前——

1982年，我们夫妻俩都是25岁，原本是比较要好的同事。一日突发奇想：何不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相约去玩黄山？年轻人朝气蓬勃，雷厉风行。6月2日一早，我们到达温泉。在温泉稍作游览，便从前山攀登。在慈光阁，花八角钱买了门票。于是，有了这张《黄山游览证》。先玩半山寺，再游天都峰，夜宿玉屏楼宾馆。第二天，游览莲花峰、光明顶等，住北海宾馆。第三天，观日出，游始信峰等，当晚仍住北海。第四天，经仙人指路、云谷寺回到温泉。在温泉，花一角钱买票，洗了温泉浴，夜住观瀑楼宾馆。第五天返回。

黄山之行开心惬意，不仅饱览了大美的自然风光，我俩的爱情也急骤升温。那时，天都峰上有铁链，也没有“连心锁”。但是，莲花峰、光明顶、始信峰……乃至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，都见证了我们的牵手、我们的爱情。黄山日出，给我们希望；天女花，朝我们微笑；鸣弦泉，为我们弹奏着甜蜜的歌；天池，为我们斟满了祝福的美酒。次年，我们便喜结连理；再次年，便有了我们的宝贝女儿。

36年间，我们8次搬家，处理掉无数的旧书废纸，唯有这张小小的游览证，冥冥之中，她一直伴随着我们，彼此不离不弃。她是我俩牵手一结婚一生儿女的见证人，她是我们家中的一员。

36年前，“旅游”还是一个“冷词”，黄山相对比较安静，年客流量不过一二十万人次。记得那时温泉对面的山坡上以及其他景点，搭了许多供游人住宿的小竹棚（鸳鸯棚），山上还没有索道，没有栈道，也没有现在这“火”。

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神州大地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、75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就兴致勃勃地视察黄山，在黄山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和著名的“黄山谈话”。他以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，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黄山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：“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”“要有志气雄心壮志，搞黄山的牌子打出去”“祁红、绿茶……搞小包装，包装搞得漂亮些，可以当纪念品”“将来到黄山要能开快车”……他亲手拉开了黄山乃至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大幕。

从此，黄山人民牢记小平同志“黄山谈话”的殷殷嘱托，砥砺前行，立即着手“打好黄山牌，做好徽文景”。把旅游作为立市之本，大力发展景区旅游、文化旅游、生态旅游、乡村旅游、特色旅游、旅游业逐渐成为黄山最大的支柱产业、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，黄山的旅游业旋即驶入快车道。

与此同时，加大黄山风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——云谷、玉屏和太平索道建设；辅以仿生态标识牌的数万级游览步道、栈道；仿生态化进山公路……立体的交通网络使游览黄山赏心悦目，轻松自如。昔日供游客住宿的简陋的棚屋早已成为记忆，取而代之的是



新安人家  
郭福生/作  
散花坞 (2006)

# 雨雾山中行

□ 晚鸟

我说的山，是黄山。

在飘着雨的黄山，我走很久也未见一个人。

四周很安静，雨滴从树上落下，松庵从眼前掠过，鸟在灌木丛里交谈，这些轻微的声响给一座山的寂静注入活力，因此就算独自走在山中走一段很长的路，我也没感到孤单。游人很少，云谷索道上站的小店主人对我说：你上来得真早。

细雨一直下。沿石阶走，听见只剩身边站着。走到始信峰，我看到峭壁石栏边立着一个五十开外的人，他架着相机，似乎等了很久。雾在风中飞，对面山峰时而消失，时而又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摄影人并不急躁，他偶尔用手拂去额头的雨水。临走时，我瞥见他像一根倔强的松，立在那里，似乎要一直等下去。他笑着说，雨又太重，等等吧，语气里有风轻云淡的平静。

等待中，事物会缓慢下来。脚步会慢，时间会变。山峰，岩石，远处都消失不见，风景变得幽微。在白鹅岭附近的一块岩石上，水珠在石头的缝隙中缓缓滚动，像眼睛，更像一块石头的心跳。住在飞来石附近的松从几个女孩手中接过食物，立马跳到一边，双手捧着吃。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鸟，在密林深处，轻轻歌唱。在巍峨挺拔的山巅之上，水珠、松鼠、鸟鸣、劳作者是寂静的，它们构建了山的体格，此时，居住在这里的万物生灵则具有山之灵魂的意味。

天气晴好会展现一座山的磅礴，高

远的白云、壮阔的落日、巍峨高耸的山峰，是刚性的。此时，一座山的色彩也是斑斓的。花草树木、溪流、冰雪、雨水则给阳刚带来缓冲。雨中行走黄山，当雨雾遮住视线，耳朵、鼻孔以及心灵会调动身体的柔性物质，去触摸，去感知，会打开品读一座山的新视角。雨并不大，雾到处飘。我去的那天，山中可觅度低，雾很浓，山峰与树木在雾中透着肃穆的暗黑色。

雨中行走，像走在天然水墨里。远的淡，近的浓，一切都是湿漉漉的，雨水的柔软遮蔽了山的硬朗、斑斓、雄壮，古朴的黑白双色，在雨中水乳交融。此时，一座山显现了它的亘古本色，它的苍凉与久远。

水墨里有一座山的真意，会有一座山的古老、肃穆、魂魄。水墨也会真切地展现一座山之寂静。漫步山阶，我真会想起一些古人，想起来过黄山的李白，想起徐霞客，想起给黄山写历史的潘之恒，更多的是想起幽山中十余年，图中写云岩整的浙江。这位画家，会在山中明月下吹笛，会长日静坐空潭，会在睡眠中梦见三十六芙蓉。怀着无限热爱在山中苦游，他的画也因此勾勒了一座山的内质，奇绝、苍劲、瘦硬、清寒。而這些，我觉得也正是黄山的雨中属性。

如果用画来表达黄山，我固执地以为水墨最为得体。而雨中的黄山，则是最为天然的水墨，黑的是岩石、树木、山峰，是意象；白的是雨雾、天空，是背景。走在山道上的人，山中遇雨，原本的畅游期便被一场雨水浇灭，远处的风景被雨水遮掩。我倒觉得，也不必过度遗憾，因为此时，你是水墨画中人，正走在古意中，走在与一座山之魂魄的无限接近中。

老魏这几天在忙着搬家，不是他自己私人的家，而是单位迁移到另一个地点办公。

自从老魏来到这个单位，单位已搬过三次家了。老魏想想，还真是巧了，所谓无巧不成书。第一次，从一楼搬到二楼；第二次，从二楼搬到三楼；第三次，从三楼搬到四楼。真是顺着梯子爬，说出估计连写小说的人都未必相信。这次会搬到几楼呢？单位说上面还没决定，不在协调中，因为一栋十几层的大楼，搬的太不方便，一窝蜂地飞扑过来，上上下下确实显得有些忙乱。

几年过去，老魏手头积累的文件档案，一点不夸张地说，能从地面一溜儿堆到天花板，再加上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话、凳子、椅子、桌子和其它零零碎碎的办公用品，如用过时的手扶拖拉机，也要拉上几大车啊。

老魏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忙活完了。他靠在椅子上喘着粗气，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。其实老魏也未必要忙成这样，借同事的话说，是他自己没事找事。别的同事把破的坏的甚至旧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了，可老魏愣是舍不得，摸摸这个，拎拎那个，总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

老魏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忙活完了。他靠在椅子上喘着粗气，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。其实老魏也未必要忙成这样，借同事的话说，是他自己没事找事。别的同事把破的坏的甚至旧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了，可老魏愣是舍不得，摸摸这个，拎拎那个，总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

老魏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忙活完了。他靠在椅子上喘着粗气，两眼看着天花板发呆。其实老魏也未必要忙成这样，借同事的话说，是他自己没事找事。别的同事把破的坏的甚至旧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了，可老魏愣是舍不得，摸摸这个，拎拎那个，总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

# 老魏高升了

□ 李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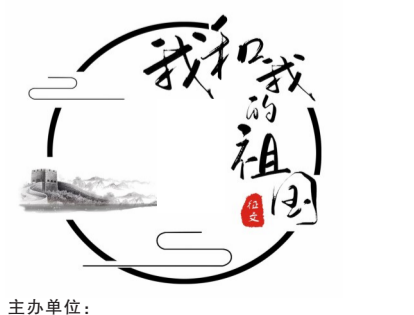
“搬迁照”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，意思是他这几天在忙着单位搬迁，消息没及时回复的请多包涵。

不出所料，老魏真是有人缘啊，随后朋友圈里的回复接二连三地来了一大串。“开了呀！”“高升咯！”“高就祝贺！”“祝贺！”“热烈祝贺！”“热烈祝贺！”“热烈祝贺！”“热烈祝贺！”老魏一条条看着，会心的笑意挂在脸上，他知道朋友们没有恶意，都是捧场。

人活在世上不可能心静如水，至少很难做到心静如水。老魏也不例外。工作这么多年，说老魏一点情绪都没有，那是假话。老魏心里偶尔也有小不满。老魏的小不满有他的敏感点。比如，他正为某项工作忙得焦头烂额，你在边上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上一句，“能者多劳啊！”他脸色立马就很不好看，嘴里冲出一句：“去你的！”搞得说闲话的人一时下不了台阶。也难怪老魏有这么大的火气，努力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相同资历的人排着队都高升了，只有他原地踏步，头上没有一顶“帽子”，始终向着一片蓝天白云。可老魏心态就是那么一好，便怎么让他不高兴的事，睡一晚过后，便烟消云散了。

新的办公大楼处在一座小山坡上。老魏还没去过。老魏想着这地方地势高，正好登高望远，景色是一览无余，心情也必跟着大好。只是这一点让老魏感觉有些遗憾，离家远了，他不能再和过去一样掐着点上班了。老伴前半个小时起床了，除非不买菜一日三餐到街上吃快餐。老魏笑笑，心想这怎么行？生活可不能没有仪式感，没有仪式感的生活是无聊的。

老魏盯着手机琢磨如何回微信群里的留言。这时候，单位最新的消息到了，正式通知，老魏新的办公室在某栋大楼的五楼，具体是506室。老魏忍不住偷偷笑了，心想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其实之前他心里就已预感到搬到五楼。老魏有些兴奋已在朋友圈发了消息：“高升了！哈哈！”



主办单位：  
黄山日报社  
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
黄山市作家协会